

行走者

# 拜谒李大钊故居

唐锡彤

五年前,为了查找李大钊与吴佩孚交往的历史资料,我先后到访了北京西城区李大钊故居和河北省社科院。从那时起,就一直盼望着到李大钊的故乡乐亭拜谒李大钊故居。

今年我如愿来到乐亭。6月30日一大早,我随着人流到了李大钊纪念馆广场。映入眼帘的是八根高大的功绩柱,寓意李大钊同志的八大历史功绩。沿着功绩柱向北也矗立着四根柱子,象征着李大钊精神的四个方面。

在纪念广场东西两侧的浮雕墙上,镶嵌着八块用汉白玉雕刻的大型浮雕,展示了李大钊主要革命实践活动的足迹。纪念广场的北端,就是纪念馆的主楼,分三个展厅全面系统地展现了李大

钊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及对革命作出的丰功伟绩。

下午,我乘车来到10公里外的大黑坨村,拜谒了李大钊故居。李大钊故居始建于1881年,1958年修复,并建立了李大钊故居纪念馆。1976年7月,唐山地区发生大地震,李大钊故居遭受严重破坏,1978年政府再次修复,故居基本恢复原貌。1988年1月13日,国务院批准李大钊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故居分为两院,李大钊生前住在东院,是继承大祖父李如璧的遗产,西院是他三祖父李如璧的住所。大门和二门之间为前院,东厢房三间,是当年李大钊的伯父李任元教私塾的教馆。二门里是中院,1889年10月29日,李大

钊诞生于东厢房北间屋,东正房三间是他长期居住的地方。后院由一道花墙隔为东西两个半院,东后院的厢房是李大钊家的粮仓,李大钊幼年时常在此读书。李大钊故居是李大钊诞生和幼年成长的地方,也是李大钊与赵纫兰成婚安家和孩子生活的地方,留下了李大钊一家光辉的足迹。

在李大钊雕像前,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向这位伟大的先驱三鞠躬后,乘车离开大黑坨村。一路上,我思绪万千,想得最多的是当下的中国共产党人该如何赓续李大钊精神?我想,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、崇高的道德情操、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,是我们后来人最需要发扬光大的。

诗歌港

## 七月,你好

邓兆文

七月,都是好日子  
尤以第一天为甚  
我们举起拳头  
再次向党庄严宣誓  
走在七月的路上  
满眼都是风景  
蝉在高处歌唱  
太阳是它的大恩人  
蛙在低处吟诵  
雨水最懂它的心  
市面上那些  
应时的瓜果蔬菜  
因为卖了个好价钱  
也在念七月的好  
你看,越朴素的事物  
越懂得感恩

## 遥远的炊烟

于云福

遥远的炊烟  
珍藏着童年最美的画卷

夕阳西下  
天地间,纯洁而灿烂  
炊烟袅袅  
升腾着满满的安逸和悠闲  
熟地瓜的甜味儿  
混杂着玉米饼子诱人的清香  
弥漫了家乡的近水远山

母亲,站在门口  
轻撩浸着汗渍的发线  
声声叹息  
在炊烟里穿过云端  
传递着母爱、回家的呼唤

## 咏蝉

冯宝新

你是夏天的符号  
一道风景  
从地下到天上  
从地上到地下  
三五年的苦工  
七八年暗无天日的日子  
没有欢乐,饱受寂寞  
只为了寻求见她一面  
兑现前世许下的誓言  
拿出洪荒之力  
挣脱躯壳的镣铐  
金蝉脱壳一如女人分娩  
是脱胎换骨的嬗变  
夏是你的世界  
立于大树高枝  
用一生高光引吭高歌  
是隐忍坚守的爆发  
是发自内心的歌唱  
是浴火重生的爱情宣言  
是一部追求光明的传奇  
你还是一首关于禅修的诗  
让人不断吟咏、了悟

人世間

# 梦圆

王进利

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·路德·金的演讲《我有一个梦想》举世闻名。自打儿时起,我也有一个梦想:一间小屋、一张小桌、一盏油灯,在安静独立的空间里看书学习,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。

这个梦我做了几十年,很长很长,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变成了现实。如今退休了,一杯茶、一本书,是我最惬意的时光,打发闲暇的分分秒秒,丰盈晚年的时时刻刻。这一隅书房,承载了我半生的期望,让我有时间回忆难忘的岁月和土坯房油灯下的少年。

童年,家里低矮的土坯房住不下兄妹七人,我只好跟随伯父住到他的土坯房里。蜗居在土坯房里,想有一隅安静之处读书,实在是一种奢望。

夏天雨水多,土坯房潮湿易塌;冬天风雪大,土坯房昏暗阴冷。在这样的条件下,我一直读到高中毕业。面对依旧低矮的土坯房和日渐长大的子女,父亲决定翻新老屋。1976年,所谓的翻新也仅仅是面积加大了一点,安上了门窗框,材料依旧是泥土,但在当时算是豪宅了。

1981年结婚,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——一栋三十多平方米的土坯房,虽然摆设简单,但日子却充实、幸福。孩子出生后,环顾被各种物件塞得满满的居室,恍惚看到孩子正如我年少时一样在低矮的土坯房、昏暗的灯下读书。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给孩子一个舒适的空间。

1986年,经过一番努力,我亲手建起了一栋六十四平方米的砖瓦房。装修时,隔出了独立的客厅、厨房、卧室。这在当时是很前卫的,也终于让女儿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。

随着日子一天天红火,彩电、冰箱、音响等电器很快成了我们家的标配,房子很快也因为这些东西的进入而显得拥挤,隔音也难如人意。为了女儿的学习不受干扰,电视机在她学习时不能看,一部电视剧妻子常常是看一段落一段。直到有一天,女儿咬着我的耳朵说:“爸爸,咱家啥时能住上楼房啊?”女儿的话,燃起了我住楼房的渴望。

不久,在工作之余承包了一些土

地,几年后有了一定的积蓄。1996年,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住进了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,面积有一百三十五平方米。

搬家第一天,全家人兴奋得几乎一夜未合眼。妻子坐在新沙发里看电视节目,舒心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;活泼的女儿在她房间里一会儿看看衣柜,一会儿照照镜子,一会儿在床上打个滚;而我则踱进书房,百感交集,仿佛看到那个蜷缩在土坯房角落里读书的少年,一路走着,渐渐走进了一片光明里。

转眼间又是二十年过去了,我家的居住条件又有了质的飞跃。2016年,我从家乡莱子古国来到女儿的工作地烟台,随着女儿住进了复式楼房。最令我兴奋的是,女儿专门给我设计了一间宽敞明亮的书房。坐在阳台上,沐浴着温暖的阳光,眺望着风景秀美的木兰溪,以及环绕着木兰溪周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,兴奋、幸福充盈在我的脸上。回到家里,书房成为我们父女共同的天地,我俩一起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,回味昨天,品味今天,畅想明天……

# 又到凌霄花开时

未央

小区里的凌霄花开了,一丛锦绣令人心生欢喜。这是一株独立生长的凌霄,既无墙壁可依附,又无树木可攀援,几条细弱的枝蔓紧紧地拥抱着缠绕在一起,傲然地立于小区7号楼前的空地上。

绿叶葳蕤,把火焰似的花朵衬托得艳丽无比。凌霄花蕊甘甜,蝴蝶和蜜蜂闻讯结伴而来。时而有不堪其扰的喇叭状花朵挣脱它们的纠缠毅然逃离,躺在树下吹着无声的号角左顾右盼。它们美艳的身影总能很快吸引孩子们的目光,蹒跚学步的娃娃捡起一朵递给跟在身后的姥姥,姥姥的脸瞬间笑成一朵花。两个彩蝶般的小姑娘欢笑着跑来,一朵一朵兜在裙子里,各自编一个花环戴在头上,成了人见人爱的花仙子。

不苟言笑的姜爷爷和慈祥友善的姜奶奶,一人一把小竹椅坐在花荫里闻花香看蝶舞。凌霄是姜爷爷十几年前栽下的,因为姜奶奶喜欢。还记得第一年花开时,我驻足欣赏,问是谁的杰作,姜奶奶手中的蒲扇朝老伴一指,眼睛里闪烁着幸福。

凌霄一年比一年粗壮茂盛,原来那一团小小的绿,已经蓬勃得像一个大家族。本是绿肥红瘦的盛夏,凌霄花却迎来了自己的春天。微风拂过,火红的花朵相拥着在纤细的茎蔓上跳舞,繁茂的绿叶如守护神般在左右跟随着、簇拥着。花荫里坐着姜爷爷和姜奶奶,他们添了许多白发,眼角的皱纹像岁月缝上的花,脸庞红润,泛着喜色。走进小区,只要看见

这一丛热烈的凌霄花,听着姜奶奶亲切的三个字“回来啦”,我一下子就有了回家的感觉,满身的疲惫减掉了大半。

十几年来,凌霄花开的夏天,姜爷爷和姜奶奶总是形影不离地守着这一丛繁花。阳光随着姜奶奶挥动的蒲扇慢悠悠地跃动,光阴不紧不慢地在这一摇一晃中流逝。当年那个在凌霄树下撒尿的胖孙子大学毕业了,长成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。小伙子朗声叫我阿姨,彬彬有礼,完全找不到当年被爷爷满院子追打的那个顽皮小胖墩儿的影子。我注意到他的脚边放着一个空水桶,凌霄树下的泥土湿润了。

抬眼望去,夏花灿烂,锦绣未央。似火焰,亦如朝阳。